

# 開頭

海子 著

中和出版  
OPEN PAGE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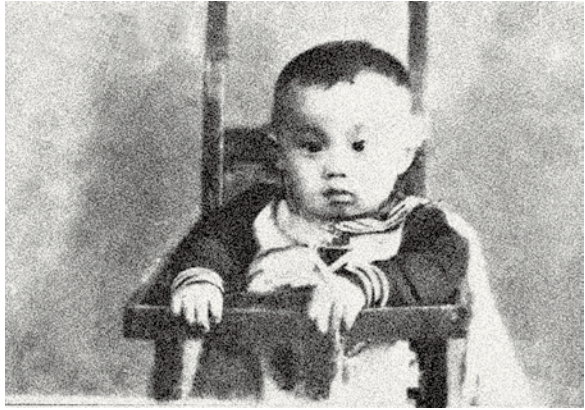
我為甚麼總是喜歡開頭。我幾乎所有的小說和詩歌都幾乎開了個頭，就放在那兒了，幾乎全都在那兒等着我的神秘的言語和血汗使他們生長。他們全都在等着生長。

我的所有的主人公都只開了個頭，就在那裏等待，陷入了無窮無盡的等待和沉默的期待。這些主人公命定地陷入某種命運、某種回憶、某種青春、某種天文和地理，然後就不能解脫，像斯芬克斯或復活節島上石像那樣陷入一種永恆的生命之謎，在南方太平洋中央這些島嶼上的岩石啊、太平洋啊，我召喚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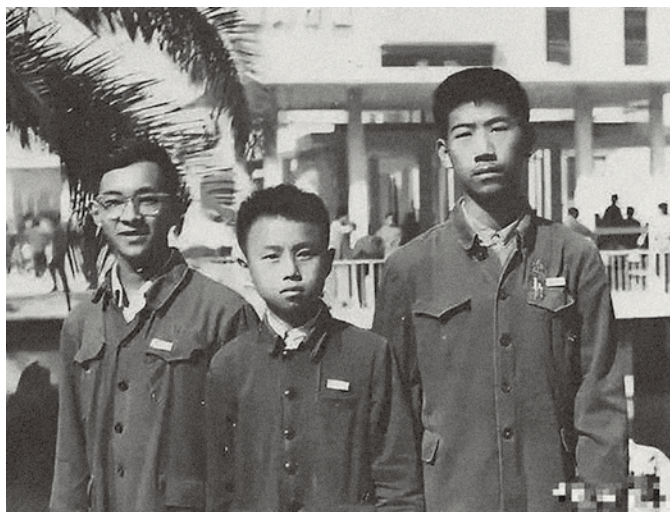
我又一次重新開頭。我總是在開頭。我總是在開頭。

如果誰以後編輯我全部的小說稿子，一定要給我的小說全集起名為「開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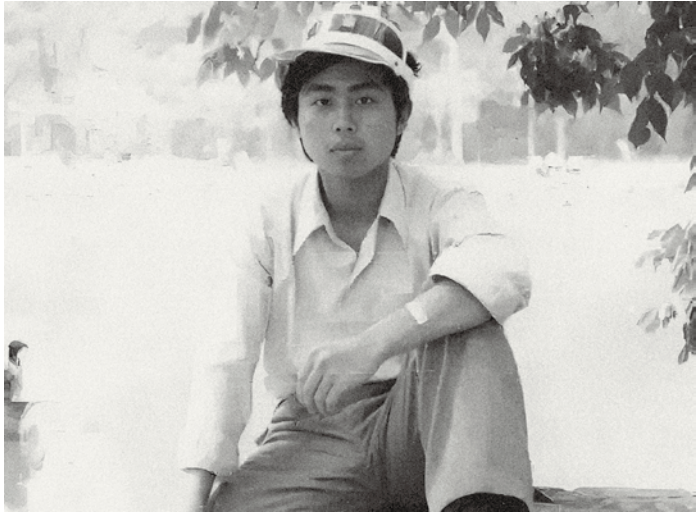
——海子



幼年海子



十五歲考入北京大學，與同學合影



大學期間留影



詩人海子



詩人海子



詩人海子





# 序

## 永恆的開頭：海子文學作品中的生命真理

作為一名讀者，每當重新翻閱海子的文字，心靈上總能感受到一種超越時代隔閡的震動。讀過海子詩歌的人，都會驚豔於他「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純淨，然而，在他留下的散文與小說片段中，我們更能窺見那個在麥地與荒原間掙扎、在孤獨與貧窮中淬煉出的靈魂。海子自言：「我為甚麼總是喜歡開頭。我幾乎所有的小說和詩歌都幾乎開了個頭，就放在那兒了，幾乎全都在那兒等着我的神秘的言語和血汗使他們生長。」這種對「開頭」的執着，並非創作上的中道而廢，而是一種文學姿態——他的主人公始終處於「無窮無盡的等待和沉默的

期待」中，如同斯芬克斯般守護着永恒的生命之謎。

在海子的敘事領域裏，童年與少年時代並非溫馨的搖籃，而是一場「大洪水」後的廢墟。他以近乎殘酷的直白，描述初中寢室「像一個發霉的潮濕的大棺材」，在那裏「許多幼小的靈魂曾棲息於此」。對於海子來說，成長是一種「內臟一下子突然被人剝開」的恥辱感。他對集體生活中的「床」有着深刻的病理式恐懼，以為此等不安全感加深了其內心對宇宙的惶恐。這種對物質匱乏與肉體痛苦的感受，使他喊出了「貧窮是我的第二天性」的斷語。這種貧窮不只是經濟上的，更是一種形而上的孤絕，迫使他在「像黑夜一樣熟睡的大腦皮層的深處」去尋找「唯一的真理」。

海子的小說呈現出一種獨特的「元敘事 (Metanarrative)」風格。在敘述之時，經常打斷自己，更評論自己的行文：「我不喜歡我自己的這些行文，我不喜歡這種造句方式，我又開始寫抒情詩了。」此般掙扎，反映了其試圖擺脫傳統現實主義，邁向一種更宏大的「史詩性」敘事的企圖。海子渴望的是一種「壯麗的血的戲劇，和荒野上生

命的大潮」。在他筆下，即使是一個卑微的駝子「菲律賓」（操禮賓），也被賦予了聖賢一樣的光輝。海子以為，駝子背上的肉塊是他「直接地背在背上」的命運，那是一種「洞穿一切的微笑」，與平庸的世界無關。

當敘事進入《蒙昧時代》三部曲時，海子的空間感從潮濕的鄉村校園擴展至神秘的高原、寨子與大海。他筆下的「西海」與「大草原」並非地理坐標，而是精神的祭壇。在《大草原》中，他描繪了一種「流浪藝人」的生命狀態，「收集的每一首歌都有我的痛苦摻雜其中」。而《寨子》中關於老三女兒作為祭品獻給「塔拉女神」的描寫，則展示了海子對原始神話與悲劇命運的着迷。他不再滿足於個體的痛苦，而是轉向集體的夢幻泡影，以閱讀那些「超於個體的人而直入神秘的集體」的偉大史詩。

海子的文字中充斥着對「死亡」與「再生」的意象。他筆下的主角經常在夢境中看見「海水向兩邊分去，一條白玉色的階梯從我的腳下一直伸展到海底」。如此向下的沉淪與向上的飛昇交織在一起，最終化為他在二十四歲那年寫下的感慨：「我是遙遠的春天的痛苦之

子。」他拒絕那種「小國寡民」式的精緻詩學，痛恨詠唱「受傷的小動物」的溫情。他自封為「麥地的詩人」、「麥地的無冕之王」，要在這廣闊的大地上，像太陽一樣永恆地燃燒。

這部小說集展示了海子如何將瑣碎的生存現實（如尿床、打架、借書）轉化為神秘的宗教儀式感。他的文字是「神秘的言語和血汗」的混合物。以上序文旨在跟讀者分享：不要僅僅將這些作品視為小說的殘片，而應將其視為海子與世界對抗的完整戰場。在這些「開頭」中，海子一次又一次完成了「生」——那種「作為起源的起源的神秘的母親們」所賦予的原始力量。

春分將至，春神降臨，誠如海子在《啞美人》最後所言：「陽光明媚，燦爛，……美好而燦爛的日子一定能來到！」願讀者能在這些傾瀉而出的文字裏，尋獲海子筆下那份屬於大地的、痛苦而莊嚴的真理。

潘銘基

2026年5月

## 目 錄

- 001 少年時代
- 041 河流的黃昏
- 065 江子，信
- 071 大草原
- 129 你就是找不到我
- 141 莊 園
- 155 寨 子
- 173 漁 村
- 193 囚
- 215 啞美人



# 少年时代

88.12.18

少年时代

(第一部)

前面的话

1.

下面的叙述都是些真实的生活。不是我忘记了诗歌和真理，我也没有进行多少忏悔，在那三年里，我家是生活在一个潮湿的胎衣里。我要写下的不仅仅是那三年真实的生活。那些日子，那些已成为过去的无可挽回的日子，如今还历历在目。但时常使我觉得4世若隔世。在阅读经典、练习瑜伽姿势、写作和冥想的空间里，在我家黑夜一样熟睡的大脑皮层的深处，在梦的核心——有时是在边缘，我常常想起我那初中时代的寝室。那儿白天都是黑漆漆，象一个发霉的潮湿的大棺材，许多幼小的灵魂曾栖息于此。那儿地上用石灰来冲兑我们的随地小便的臭气。这种气味现在又回到我的鼻孔。那些灵魂真的在那儿生活过吗？那些三十来岁的灵魂真的存在过吗？如果存在过，那么今天他们又停聚到那儿去了？那些灵魂中真有一个我吗？那个我还是今天这个我吗？是我自己吗？在这个扁平的冬天，今夜没有大风（今年冬天北风的风格外大，大风经常不放过黑白天（刮）我这个跪伏在这个洁净的房间里，写下这些文字的我，真的曾经是那所初三（二）班矮小的有时沉默有时苦闷的我吗？这个我身上真的埋葬着那三个连在一起又循环的春夏秋冬吗？埋葬着那些萦绕着我的种种回忆吗？



下面的敘述都是一些真實的生活。

不是我忘記了詩歌和真理，我也沒有進行多少懺悔，在那三年裏，我像是生活在一個潮濕的胎衣裏。我要寫下的僅僅是那三年真實的生活。那些日子，那些已成為過去的無可挽回的日子，如今還歷歷在目。但時常使我覺得恍若隔世。

在閱讀經典、練習瑜珈姿勢、寫詩和冥想的間歇裏，在我像黑夜一樣熟睡的大腦皮層的深處，在夢的核心——有時是在邊緣，我常常想起我那初中

時代的寢室。那兒白天都是黑漆漆，像一個發霉的潮濕的大棺材，許多幼小的靈魂曾棲息於此，那兒地上用石灰來沖淡我們隨地小便的尿騷味。這種氣味現在又回到我的鼻孔，那些靈魂真的在那兒生活過嗎？那些十來歲的靈魂真的存在過嗎？如果存在過，那麼今天他們又躲到哪兒去了？那些靈魂中真有一個我嗎？那個我還是今天這個我嗎？是我自己嗎？

在這個昌平的冬天，今夜沒有大風（今年冬天北京的風格外大，大風經常不分黑夜白天地颳），我這個蜷伏在這個潔淨的被子裏，寫下這些文字的我，真的曾經是那個在初三（2）班矮小的有時沉默有時苦悶的我嗎？這個我身上真的埋葬着那三個連在一起又循環的春夏秋冬嗎？埋葬着那些縈繞着我的種種回憶嗎？

也許是因為有一段時間酗酒，或者是因為練氣功和瑜珈冥想，或者是因為熱愛詩歌晝夜侍奉詩神，或者至少是因為我已經活了二十四年，從那時

到現在已經十四五年過去了，更有可能是因為要尋找一種偉大的真理，要尋找一種唯一的真理，我現在覺得我的記憶力越來越差了。有時突然地忘卻了許多人和許多事。他們被埋葬了，也許是值得的，詩歌、真理和一天一天的生活埋葬了他們，生活就是這樣，今天埋葬昨天，明天埋葬今天，我毫不惋惜。可是這些初中的經歷在這些日子在這個冬天充斥着我的回憶，甚至是回憶以外的思想和動作，甚至是回憶、思想和動作之外的空白也被這三年佔有，他們在呼喊著，簇擁著，升上了海洋的表面。這些從海底升上大海表面的我不能為他們取名的東西，我也不能簡單地稱之為回憶。

他們是生命嗎？是思想嗎？都不是！我在一種近乎焦急的傾聽中感到他們的呼喊，召喚震聾了我的耳朵，這是沒有聲音的轟轟雷聲。在雷神宙斯降臨時，在他兩錘相撞時，我真的聾了，我真正地聾了。我只看見了閃電。不，我就是連閃電也沒有看見，因為我盲目了。那些閃電和大雷是在我的思想

和回憶之外進入了我的思想和回憶中的。我甚至都沒法拒絕他們的來臨。他們全部浮上了大海的表面。他們在等待着天空上的思想和大地上的回憶為他們取一個名字，這些突然的不期而至的闖入者，這些就像是海上遇難者一下子湧上了我的今天。

這是一座荒蕪的島嶼，我沒有多少泉水供你們飲用和沐浴，我沒有宮殿沒有椅子沒有修辭一切都沒有，我剛剛說過，我是一個荒涼的島嶼，我在今夜可以讓你們暫時安頓，把你們潮濕的四肢休息在這些貧窮的岩石和草叢中，也沒有大雪淹沒你們這混亂的足跡。明天，明天早上，曙光和太陽升起，朝霞映紅海面的時候，但願你們能離開這裏，這裏不是久留之地，但願你們明天早上迎着曙光全部離開這裏，是的，全部離開，只留下我一人，沉浸在孤獨、荒蕪而貧窮的真理上。

但是在今夜我不會驅趕你們離開這座荒蕪的島嶼，雖然缺乏一切食物和泉水，我仍然為你們提供了安全和休息。你們可以伏在我的膝頭上稍微眯糊

一會。你們閉上眼睛就能感到睡夢之神和休息之神的降臨。我不會驅趕你們，因為，也許在明天早晨的一片曙光中你們就會背叛你們自己，化為一海的泡沫。誰能看見明天早晨的曙光呢？那是極少數人的特權和幸福。他們忍受着這種特權和幸福。

而痛苦是漫長的，無邊無際的。而痛苦在你的內部，渴望與你談話，渴望這一次終於能同幸福擁抱在一起。但願今夜是這樣一個夜晚吧。

## 2

我在十歲到二十歲，過的是一種完全的集體生活。我像一個斯巴達的少年在其他少年中用他們的眼光和行動，用他們的話織成了我的皮膚。我像康拉德或麥爾維爾的水手一樣在甲板和水手艙裏度過了這十年。

我十歲以前是和我的家生活在一起。二十歲以後我像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主人公一樣生活在一間或

一間半的地窖裏。你要說是閣樓也行。或者說孤獨的塔已成為我身體的主要特徵。我就是在大草原上旅行或下到小酒館裏仍然把這座孤獨的塔揹在背上，穿在身上。孤獨在二十歲以後似乎已成為我的小小的命運，我要摧毀這座孤獨的塔，我要用我的少年斯巴達人和斯巴達精神摧毀這座孤獨的塔或地窖。我不能忍受我自己。我必須向我自己的少年時代舉手投降，加入他們的行列，我將步履整齊而雄壯地進入兵營。

在頭三年，我為了進入少年時代付出了不少代價。你們會慢慢地看到我是怎樣像內臟一下子突然被人剝開的。我是怎樣感到恥辱，怎樣感到壓迫和窒息的。我至今仍然沒能逃脫我少年時代的大洪水，更不必說清除那些時而腐爛時而滋養新生命的腥味的泥。但我不詛咒它們。我只用我的現在來平靜地接受它。我覺得我還是很有信心地揹着它走到下一個黎明。這裏，只要有信心就能成功。不是所有人都曾經歷大洪水，不是所有人都曾像一攤泥

躺在曙光和天梯的腳下，聽到那些大風的歌聲的。不是所有人都有一個艱難的、幾乎折斷的少年。不是所有人會帶着他們走向曙光的。我應該有幸福感才對。我應該有史無前例的信心。

十四年前的二月，又下了一場大雪。

大雪紛飛，在這個天氣裏很少有行人，春節過後的串親訪友也已接近尾聲。但孩子們是揹着書包上學的日子了。

這一天，從公路上走下了幾個大人和小孩。幾乎全是男孩。大人都挑着擔子，額上冒着汗珠。有的還滴下一兩滴，滴落在雪地上。挑的幾乎都是這樣：一頭是被子，母親早就縫好的洗得乾淨的被子，一般來說都是新的；一頭是箱子，是從白楊樹或楓樹或別的樹上鋸下的木板用木匠師傅雙手親自釘成的箱子，大部分是舊的，給哥哥姐姐們裝過書，如果是老大，就是新箱子，正如同老大經常穿新衣服一樣。這些男孩們小臉紅撲撲的，穿着膠鞋

或回力鞋走在雪路上，用小網兜提着母親在農閒時節或下雨天納好的鞋底、上好的鞋幫子、用鞋栓子拴好的布鞋或棉鞋，底子還看得出是用白布緇成的，還看得出針腳，一行一行，整整齊齊的，如果孩子野一點，就會用泥巴沾上了鞋底。他們走着，轉眼下了公路，走進一片松林墳地。松濤響着。

這些男孩從今天開始就是初中生了。他們無一例外對此都有很強的意識。心裏在唸叨着。這些孩子們有的十歲出頭，有的稍微大二三歲，也都一本正經，夾在大人中間，或跟在大人後面，跟上大人的步伐，棉襖裏的身體有些發熱了。腳底板也發熱了。但手卻凍得像那些細小的紅蘿蔔。上學了。就在今天。

孩子們懷着不能言傳的表情從自己的內臟向外張望着。這個時刻，連預感都沒有用。我的世界揸上了前後左右，自我是混沌，是物質的，不是別的。

孩子們聽着這陣陣松濤從墳墓的頭頂向四周起伏。

他們想：今天就是今天。

可今天真冷啊。

今天真冷。

這麼大的雪。今天真冷。

那是紅磚砌成的房屋，有天花板，隔成兩大間，有走廊，走廊外面支撐着幾根也是用磚砌成的方柱子，不過是青磚。這兩間屋子一樣大，一樣高，就像兩滴水一樣相像。這就是寢室。這房子大概已蓋了好幾年。以前，這學校所在的地方是一片亂墳崗，裏面有野狗，有時還有豺狼出沒。後來，這裏填平了亂墳崗，有的墳遷走了，那都是有主的墳，每年清明都要培上新土，在過年前也要挑墳，墳還不能讓水淹了，在這些日子裏墳前還有燒過草紙放過鞭炮的痕跡，那些靈魂也算是得到安慰了。另外那些無主的墳就被填平，那些墓碑就被搬走，在水稻田的流水斷路引水澆灌的地方或水塘邊搭起一個小小石板橋，上面的姓名已漸漸被行路人踏得模糊不清。在鄉下，你是經常看到這些只有一條小

石板的橋的，那簡直不能稱之為橋。那原來都是立在那些背着黃土、青草、野花和荊棘的靈魂面前的，現在背朝天空或面朝天空，另一面朝向水溝，在小路上消磨着寂寞的時光。

寢室裏亂成一團。加上下雪天室內光線又暗。窗戶全被木條或氈條釘死。屋裏地上是泥和化雪的水，坑坑窪窪。人們主要是孩子們尤其是那些大孩子們正在搶床。我們後來睡覺的床是雙層的，木頭的，只在中間有幾格木條，必須在木條上再放一個床折子才行，直到今天，我還記得對這些床的恐懼。這些床的恐懼加深了我內心的恐懼，充滿了一種不安全感。這床使我對世界乃至宇宙充滿了一種不安全感。安全對於一個十歲的孩子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愛情對於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

下面我來說說這些不安全感：

第一，我總覺得那床折子下面的木頭橫擋會斷，後來果真斷了。在以後的開學時，每一次都要發生一次搶床儀式，那些床擋壞的床就會輪到我的

頭上。當然可能這種時候也只是一兩次，但常常我夢見自己不是沒有乘上火車就是沒搶到好床。那種一盆冰水迎頭澆下的滋味使人刻骨銘心。

第二，床折子是竹子編的，當然是那些粗竹子劈成的竹條用竹篾編成的。我們用一塊錢押金從事務科才到工具房去領來的，我的那個床折子後來散了，為了再編口這個床折子不知費了我多少心思求了多少人，最後我又使用的僅僅是幾個竹條，有時睡覺時會連被子一起漏下去。我這三年中充滿了對床折子的憂患。那簡直是我的一個情結，一塊心病。一塊不能公開的祕密的痛苦。

第三，床必須靠着白牆，這是安全感的首要條件。沒有白牆，床就不能稱之為床。床在那三年中往往代表着一種休息的聖地，一葉可以沉睡的帆。如果背後沒有牆，鬼或夜，或雨雪，會伸出他的爪子，弄濕你的被子，這些潮濕的痛苦的故事我後面還要提到。寢室內部的牆和天花板都是用石灰水刷成白色的。當然有些骯髒，自從住進我們這些骯髒

的少年後也就一天比一天更加骯髒。

打架總有一種讓我的內臟裸露在外的感覺，總有一種被人瞧見了光屁股的感覺。那內臟的醜陋、無能、紅潤和肉體性瀰漫了全身。在更強烈的時候是火與血。我感覺到耳朵在發燒，像是用火鉗在燙他或是用石頭製成的笨拙的刀子一下一下地割着他。但沒有鋒利。內臟一下子提升到表面，就像鳥兒被人用雙手捏住了鳥巢，那是一隻醜陋的尚未長毛的小鳥。是麻雀，嘴還是黃的，軟的。他自己還沒有感到自己，只是些感覺神經的末梢在抖動，一團一團，像放電。兩個小男孩抱成一團，終於打起來了，像兩隻裸體的鳥相互愛撫着。周圍的男孩子圍觀着，心裏也充滿着打架帶來的一切抖動。打架是物質在推進，而不是意識。意識這時反而只像是累壞了的椅子，已經散亂在地板上了。

他這樣想，對，對，我就這樣撲上去，撕碎他，咬住他的耳朵或胳膊，把他的頭髮整把整把整球整球地撕下來。讓我的爪子伸到他的肉裏，把那黑棉

褲撕得粉碎。怎麼，我倒下了，他的腳怎麼這樣快，閃電一樣，一腳又一腳，我聞到了鼻孔和喉嚨裏的腥味。我就要哇哇大哭了。他是在踢我的腰嗎？那麼我拼命地抱住他的大腿，我感到我的頭磕碰在地下，我的臉上是泥巴，眼角似乎也多麼快地痛了一下，又消失，又那麼飛快地痛着。我的呼吸粗了，哈，你也倒下了。

兩個人在地上翻滾。

已有人開始勸架。他也被撕扯了進去。

最後，有三四個小男孩又捲了進去，那打架的波浪和節奏終於控制住了。

不可避免的終止。兩個小男孩被扶起來，有人拍打着他們身上的灰。

頭髮散亂就像兩個小壞蛋眼睛噴着火。

世界啊！今天。

今天真冷。